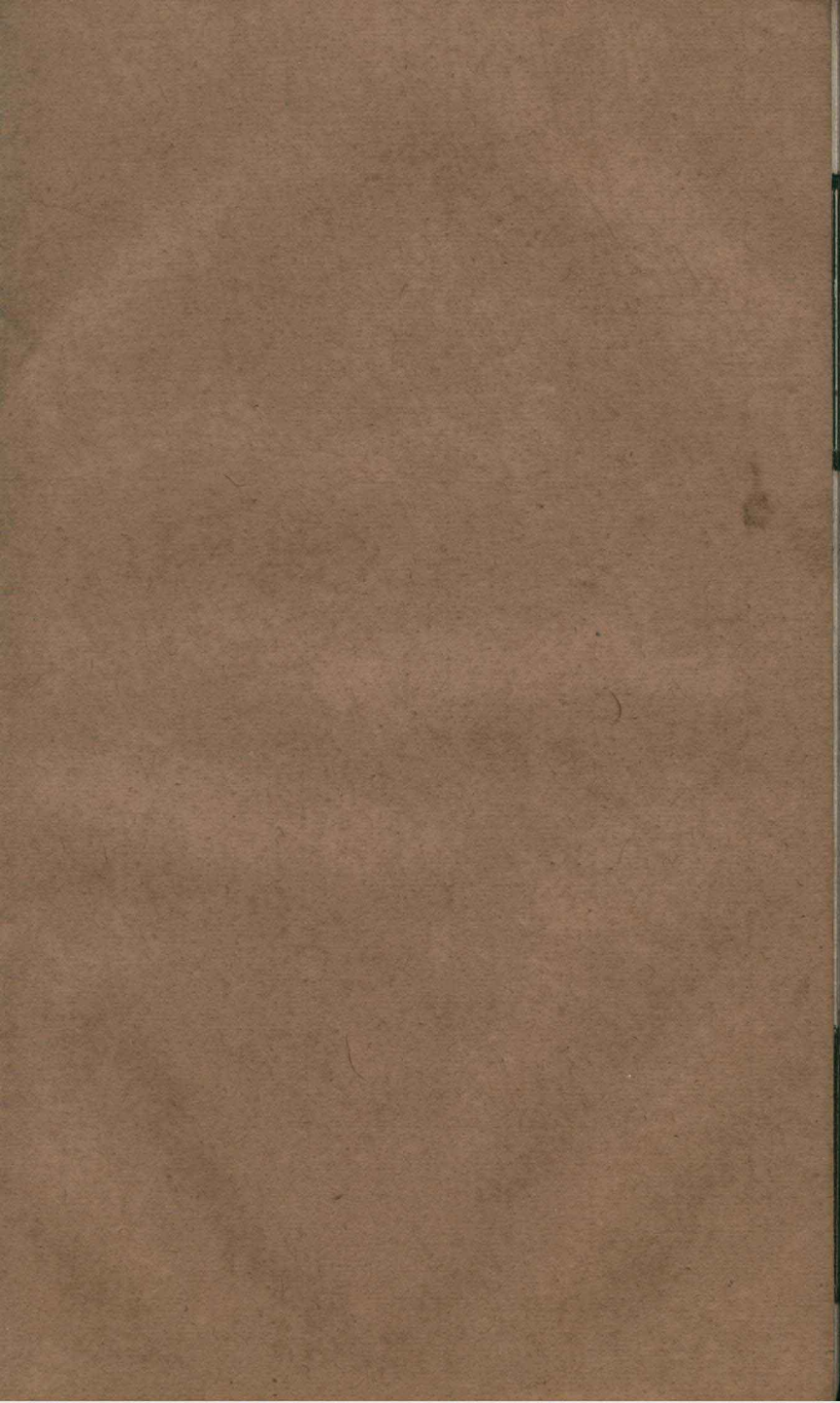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冊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二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或言族家子

也師古曰亦云夫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

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

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

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古屢

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

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

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

也大臣數詘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也音丘勿反其尤親幸者東

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

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

之無根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

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

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

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

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

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

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

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上曰畜為臣子也

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

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

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遂發

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

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

上多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

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

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

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

反協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

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斂

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斂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師古曰斂與翦同張說是也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

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

可牧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

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侯

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

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

言其荒忽絕遠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

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

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

竹之中師古曰竹叢也音皇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

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味暗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

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

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

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問也或阻險林叢弗

能盡著

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

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師古曰戴

白言白髮在首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

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

不與也大內都內也

國家寶藏也

師古曰一卒之用

不給上事

師古曰給供也

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

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人愚戇

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師古曰積久也

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

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

淳如

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

就婦家爲贅婿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

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扶目反

今

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踰領

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

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

反領山嶺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也師古曰服音

贊說是也旗廟之音無所依據踰與踰同○劉攽

水乎又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柁舟

而入水師古音柁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

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

也音敷福反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

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

曰泄吐也音弋制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

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穎

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淮以其軍降

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耿後復反會天暑多雨

樓船卒水居擊櫂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

反孝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譟號師古曰



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

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

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

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而使陛下甲卒死

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

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鼃不及夕師古曰鼃古朝字

邊城早晚也言有兵難故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

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師古曰難也淮南全國

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

也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限以高山人迹

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

船也漂音匹遙反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

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

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

雖百越奈邊城何奈○宋祁曰浙本無字且越人繇力薄材

孟康曰繇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繇弱也言其柔弱如繇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

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

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

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不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漢軍

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饗亦餉字南方暑溼近

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蠹生師古曰蠹毒也音壘

○宋祁曰浙疾癘多作本癘作災兵未血刃而病

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

謂總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

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

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

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

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供共陛

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卸之緩不勞

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

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

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

織絰師古曰樹植也機縷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

亦鑿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

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

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

守空地曠日持久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士卒勞倦越迺出擊

之宋祁曰越本無迺字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

謫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靡行者不

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

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衆侵暴田畝故荒殘而生荆棘也兵者凶事一

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

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鬼

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

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

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曲直猶鴈行

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

古曰蒙狝也行音胡郎反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

者張晏曰廝微輿衆也師古曰廝折薪雖得越王之

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

八藪為囿江漢為池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

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

眾足以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租稅之

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

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馮

玉几師古曰馮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嚮應師古曰嚮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沾

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

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師古曰維謂聯繫之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如淳曰得

足為一日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

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

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智者

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

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

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

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兵遂出踰領

○宋祁曰一本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

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迺令嚴

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告也○宋祁曰一本南越

下字有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

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

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

夙興夜寐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曰重是

以比年凶蓄害衆師古曰蓄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

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慮計

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

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

不可及也藐嘉王之意靡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使中

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

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

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

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音其据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朝政有闕乃使王

猶與也遺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

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

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以制海內

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仰讀曰望之今閩越王

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

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

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

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

音功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

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



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

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

讀曰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

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

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曰有革改也

狗馬之病不能勝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

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

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

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

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

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

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

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

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

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

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

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悅說助侍燕從容師古

曰從容闕語也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

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

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

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

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間者

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

反容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

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

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臣事君猶子事父

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淳如

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詔許因留侍中有奇

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

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

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以其廷尉張湯爭以為助

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

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

薪樵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

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

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

富貴○宋祁曰浙本無富字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

貴報女功師古曰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

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

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

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

為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克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

重音直用反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

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

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

孫弘諫以為罷敝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詘弘

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

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

師古曰泉山也今泉州之山也

固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臨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一人守險千人

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

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

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

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

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

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直不視買

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

也顯示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

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

次音火故反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

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

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

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

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買臣遂乘

傳去音師古曰傳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

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

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

曰食讀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

氣音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

目音扶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

擊破東越師古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

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

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  
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  
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  
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買  
禮之也為音于偽反  
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後遂告湯  
宋祁曰越本無深字  
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  
拊音夫官至  
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蘇林

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  
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鑿法曰鑿白乘五至五  
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

即今戲之鑿也音先代反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

養馬黃門上不許

師古曰請於黃  
門供養馬之事

後願守塞捍寇難

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

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

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

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古師

曰言其無方而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

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尉不

置太守兼總二任職事並廢盜賊從橫音子庸反甚

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

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

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師盜賊不輒伏辜

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

扶元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

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

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



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

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

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

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師古曰抗

五官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

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

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

令師古曰以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墮名城師古

毀也音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音挺

相撻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挺音大鼎反犯法

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至於赭衣塞路羣

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

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

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

此者并以宇內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嚮鄉然而盜賊

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

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孔方捍禦之事

子曰吾何執射乎師古曰論語大射之禮自天子

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

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

諸侯射熊侯鄉大夫射麋侯士射鹿又張弓矢分耦

而射則獻其發言貴中也師古曰中愚聞聖王合射

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

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

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

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

竊以爲無益於禁茲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  
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  
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  
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  
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  
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  
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  
孫也太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父也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

下漏泉

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露如屋之漏

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

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  
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  
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  
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

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

也師古曰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

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諸儒生相與排償不容於齊

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音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

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

衛將軍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

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

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

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

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

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法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

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春

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

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

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

獮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

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

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

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

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為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

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

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

敝中國甘心匈奴音師古曰靡散也非完計也秦皇帝

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

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

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

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

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

船也音晚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

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反又音誰率三十鍾

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

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饜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

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

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

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

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

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

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

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係虜

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

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毆略人畜也毆與驅

同其字從支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

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

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

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

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

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

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

所用

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

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

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

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宋祁曰皆字疑作此謂

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不雅迺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

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滯亂急則阻其疆

而合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

起

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

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師古曰適讀曰嫡

餘雖骨肉無尺地之

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

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



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

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

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

四十餘年身不得遂猶達也親不以爲子昆弟不

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

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亨之誅吾

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

胥偃述而稱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

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

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

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已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

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

行師古曰失讀曰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

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始吾貧時昆

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

也門中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

復入偃之門迺使人告王與姊姦事動王越宋祁曰

以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為

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

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

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

者及齊王以自殺聞宋祁曰浙本云上大怒以為

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

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

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

迺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  
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

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宋祁曰越本尺作疆身非王公大

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

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中反此下亦同偏袒大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天下從風

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

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

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

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

尺寸之地

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

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

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

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

助

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

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

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

或首難而危海內

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

陳涉是也況三晉

之君或存乎

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

天下雖未治也誠

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

師古曰還讀曰旋

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

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

五穀數不登

宋祁曰浙本無數字

年歲未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民多

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推數循理而觀之

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

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

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

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

游燕之囿滛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

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

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名宿久也

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子服虔曰夏禹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

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

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等也

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

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

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展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

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敝未足自安也安則陛

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師古曰奚何也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考證

嚴助傳獨擢助爲中大夫○臣召南按助對策在建  
元元年

膠倉○臣召南按藝文志作聊蒼縱橫家有待詔金  
馬聊蒼三篇班自注曰趙人武帝時又嚴葱奇志  
作莊忽奇官常侍郎有賦十一篇班自注曰枚臯  
同時蓋其人本姓莊史因避明帝諱改爲嚴猶莊  
忌莊助稱嚴忌嚴助也

以問太尉田蚡○通鑑考異曰是時蚡不爲太尉云  
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亦追呼其官或  
亦誤耳

必先田餘于界中注韋昭曰越邑○臣召南按韋注  
非也餘于卽志所謂餘汗屬豫章郡非越邑也越  
人先於餘于縣接界之地治田耳

閩越王弟甲注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顧炎武  
曰卽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  
淮南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

師古注非

朱買臣傳故東越王居保泉山注師古曰卽今泉州之山也○臣召南按泉山今日清源山在泉州府城北去海甚近而下文乃云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大澤中者卽大海中島嶼歟

買臣入室中○顧炎武曰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

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臣召南按說出勾章浮海從東方往卽前買臣所畫浮海直指泉山之策也

吾邱壽王傳連十餘城之守○地理志東郡領二十二縣都尉治東阿壽王時以都尉兼太守則並屬都尉矣

主父偃傳元光元年迺西入關云云○通鑑考異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狗南夷朝夜郎降羌夔略葳州其事皆在元光元年以後



蓋誤以朔字爲光字耳

轉輸北河○胡三省曰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積林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河謂之北河

徐樂傳燕郡無終人也○顧炎武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嘗在此時而無終於其時屬燕郡後改屬右北平耳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考證

...

五

...

...

...

...

...

...

...

...

...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臨蓄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

師古曰鄒行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救敝當時則

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

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

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

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

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列傳 一 中華書局聚

足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徼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

曰徒空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

曰夸大也競也矯僞也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

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

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

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

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

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

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

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生也蕃音扶元

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

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

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日霸更伯音工衡反其下並同

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

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

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

車轂擊師古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介胄生蟣蝨民無所

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

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虞師古曰虞懸鍾者也

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

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

生而秦皇反爲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省讀曰嚮

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

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

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師古曰譎

古諺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

北攻疆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戍於北河飛芻輓粟

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

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

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

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懸也宿兵於無用之地

師古曰宿留也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

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

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

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

長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

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

乎伯王

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

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

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狗南

夷朝夜郎降羌棘畧巖州建城邑

張晏曰巖路也師古曰巖與穢同

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

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

師古曰累反非所以

子民也

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

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

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

師古曰挈相連引也音女居反

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

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

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

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多而變起

○宋祁曰多或作久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次下亦同

列城數十形束壤制

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制其民

帶脅諸侯

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

也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

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

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

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

不可勝諱也

師古曰言不可盡後以安為騎馬令

古師

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

郡中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

古師

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

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

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

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



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

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軍

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

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

葦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

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

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禽獸

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

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

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也若罰不阿近舉不

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師古曰埃古侯能者進以

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刑於

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履衆美而不足懷聖

明而不專師古曰言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

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

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

命也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

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

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

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

燒之祭地則藴之郊宮謂泰時及后土顏注失之獻享之精

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

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

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

而獲獸以饋師古曰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

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師以告神祇也

古曰昭明也令善也○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

紀獲麟在元狩元鼎三年有司始三元也而軍此云

又史記三禪書元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

數乃云三元為狩是改元有來降苴白茅於江淮發

者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苴白茅為藉也孟康

曰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淮服虞曰苴春茅為藉也孟康

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

苞苴之使著事者有紀焉官也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

逆也張晏曰六鵷退象諸侯白魚登舟順也張晏

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躍登舟象諸侯順

周以紂畀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夫明闇之徵上

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

亂飛鳥下動淵魚亂變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

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

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

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斯拱而埃

裳也編讀曰辨要音一遙反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列傳

五

中華書局聚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之耳

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即至

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

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各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

軍言為中

師古曰音竹仲反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

師古

下曰更反音

偃矯制

師古曰託言受詔也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

鐵

如淳曰鑄鐵扇熾火謂之鼓

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

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類之可也

師古曰類與專同下亦類此

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

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

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類己之宜今天下

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

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

師古曰積有畜積

正二國廢

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

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

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

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

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

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

前三奏無詔師古曰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

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此明聖

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軻也八尺

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

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少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

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

師古曰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幸冀也偃窮誅服

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

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

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

古曰蘇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

為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

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其後亦同劉奉世曰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

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

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遣人

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

也草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

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驚下不習金革之

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

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

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充一方之任師古曰充當也音抗竊不勝憤

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

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

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

也羈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

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亦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

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

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

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

音皮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儁華龍柳褒等

待詔金馬門音師古曰華神爵五鳳之閒天下殷富數

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

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於是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

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

也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

之聲習而歌之時汎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古師

音汎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

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

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又

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

師古曰軼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

與逸同



意襄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師古曰純

絲也謂織為繒帛之麗絲續之密也一說純綿不雜綿也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

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吟音舍師古曰糗即今之熬今

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

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

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

塞師古曰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

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

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秋稱元年春王正

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是為五始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

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器用利

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

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及至

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焯其鋒水師古曰焯謂燒而內

芒千內也焯反越砥斂其罟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

文砥字宋祁曰別本注水斷蛟龍陸剽犀草師古曰剽

徒官反又音忽若慧汜畫塗也師古曰慧帚也汜汜灑地

宋祁曰以別本注文只其易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

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雖崇

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

頓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

擊策所以凶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藜驂乘旦

駕則旦至故曰乘且師古曰齧食證反王良執

韞也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韞音霸謂轡

陽而得代王良總一孫也楚辭云驥躡於敝輦遇孫

張說云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韓哀附輿韓哀作御師

古曰宋重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縱馳

騁驚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驚景靡過都越國蹶師古曰

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

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

及也逐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

所行遠謂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

也燠温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

乃短也煖音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

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

反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夫竭知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昔

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師古曰沐三捉髮以

刑措不用師古曰圍空虛也化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列傳九中華書局聚

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

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

匡謂九匡天下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

於得人師古曰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

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

至也音反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

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

也歌百里自鬻寧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

虞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離此患也

師古曰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

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

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汗也言傲奧渫疏釋

躋而享膏梁應劭曰離此師古曰躋即今之鞋耳

說居是也驕反音居割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士傳古曰談說之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故虎嘯而風冽風師古曰冽冽龍興而致雲蟋蟀埃

秋吟蟋蟀出以陰孟康曰促織也蟋蟀甲蟲也師古曰蟋蟀

由字亦作蝻生而夕死音同也音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詩曰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也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故

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高同明

明在朝穆穆列布也師古曰穆美也聚精會神相得益

章師古曰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

常故曰遞臣贊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琴名

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琴名

擊鍾也師古曰號當依晉音耳○宋祁曰景本作號鍾

校作遞又注文中逢門子鸞鳥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鳥號

弓名也並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

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

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

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也沛音普大反○宋祁曰越本遇作過其得意若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也化溢四表橫被

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濤師古曰濤同是以聖主不徧

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

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師古曰翺也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印詘信

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妻

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响音許于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于

反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蓋

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褻對及之上令

褻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褻等放獵師古曰放士

曰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

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

乎已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

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辟如

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譬今世俗猶皆以

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

諭師古曰風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

矣頃之擢褻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

忘不樂詔使褻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朝

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音扶目反太

子喜襄所為甘泉及洞簫頌音許吏反令後宮貴人

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

祭祀致也宣帝使襄往祀焉襄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

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

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也音古曰居海中洲

○宋祁曰海字廣袤可千里音古曰合十六縣戶二

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

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

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閒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

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

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



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

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

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

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

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捐

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

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敢昧死竭

卷卷師古曰卷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

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

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竟反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

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

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

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

與者不疆治也師古曰與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

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

丁殷之高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通晉灼曰張晏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越裳此則不作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

不還師古曰謂昭王也齊桓揅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

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孔

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以至乎秦興

兵遠攻宋祁曰郭本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

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

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

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

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而一事時天時有獻千里

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

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毛列繫幢旁載於車吉行日五十里師

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於

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

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

之倡微矣○宋祁曰浙本去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

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

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

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劉奉世曰

之云蓋其誤也或者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

誤以建元為元狩歟

謂數計也師古曰追計迺探平城之事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為

邊害籍兵厲馬師古曰攘却也因富民以攘服之宋祁曰一作籍兵

厲馬越本作籍厲兵馬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

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

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

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

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

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

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

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

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

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

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也音古曰擠墜反

又子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校助饑饉保全元元也

○宋祁曰校助詩云蠹爾蠻荆大邦為讎雅師古曰詩小

也蠹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

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

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

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

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

虺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

犀璜瑁也師古曰璜瑁文甲也璜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

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

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

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

夫一

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

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

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

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

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不欲勿

彊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

顯用事捐之數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以故不得官後稀復

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

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

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薛大夫張晏曰瘡

勝也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瘡與愈同大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

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

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北郡國

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

平恩侯可為將軍

張晏曰許嘉也

期思侯並可為諸曹

師古曰期

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

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

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

薦之信不當如是乎

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士見納用

○宋祁曰注文

士字姚本作事

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

顯鼎貴

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本字

上信用之今

欲進弟從我計師古曰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

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

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

公門入私門

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師古曰言自公庭出

宜賜爵關內侯引

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

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

師古曰曾參也

事師有顏閔之材

師古曰顏閔子騫

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



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道

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

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用之介胄

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

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師古曰臨

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

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

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師古

曰風讀曰諷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

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

衆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非

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為辯言不以誠

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請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列傳 六一中華書局聚

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滅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

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以靖難久矣其為諸夏患

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

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

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

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

亦何排陷之恨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考證

嚴安傳○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亦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終軍傳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臣召南按此對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其事在二年秋終軍此時何以能預言耶當指元朔六年衛青率六將軍絕幕克獲而霍去病以票姚校尉立功封冠軍侯耳况去病至元狩三年始爲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疑票騎抗旌二語後人所改竄而班氏誤承用也

王褒傳敢不略陳愚○文選愚字下有心字又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文選作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又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下有之臣二字

賈捐之傳珠厓由是罷○臣召南按珠厓始爲郡在

賈武帝元鼎六年至元帝初元三年而罷凡立郡六十五歲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考證... 武帝元鼎六年... 元帝初元三年... 罷凡立郡六十五歲... 考證... 武帝元鼎六年... 元帝初元三年... 罷凡立郡六十五歲... 考證... 武帝元鼎六年... 元帝初元三年... 罷凡立郡六十五歲... 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

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

又音一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

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四方士多上書

言得失自銜鸞者以千數師古曰銜行賣也鸞亦賣

縣反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

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

景本作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師古曰學劍遙擊

十三前漢書卷六十五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有○劉敞曰擊劍今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

戰陣之具鉦鼓之教退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亦誦二

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

之言者服虔曰無宿諾○劉敞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

也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次師古曰音鞭列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

難而皆不足易勇故能懼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

忌把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廉若鮑叔師古曰

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信若尾生師古曰

至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若此可以為天子

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

上偉之師古曰以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

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天子也

一本改久之朔給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

本一作奉為騎謂之騶騎後以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女也

曹輩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

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

先各反下云索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祁曰宋

長安米亦同也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啼當刪王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

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

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

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

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

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

之故云射覆數音所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師

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

擣治萬杵以點女于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

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

宮辟亦禦扞之義耳盃食器也若盃而大今俗呼為辟

名盃也盃音撥也劉攽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

亦安肯捐七斤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

砂以餌一蟲也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

進也迺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臣以為龍又無

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

蜥蜴師古曰跂跂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雅云蜥蜴

澤中者謂之蜥蜴赤反蠖音蠖蠖音蠖蠖音蠖

先歷反蠖音余赤反蠖音蠖蠖音蠖蠖音蠖

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滑稽解在公孫

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

上曰善賜帛

何哉宋祁曰角音盧谷反獸不童也

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曰童也

虎者是也劉敞曰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

音者是也劉敞曰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

音者是也劉敞曰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

音者是也劉敞曰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

音者是也劉敞曰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

音者是也劉敞曰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

音者是也劉敞曰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

音者是也劉敞曰唯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



弘傳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臣願

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

行音步音反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蘇林

音貧窶之窶數音數錢之數窶數鉤灌四股鉤也師

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

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

潦之曰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

呼為寄生非為薦之寄生窶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

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

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楊惲傳云鼠不輒改前覆守

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輒改前覆守

鉤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舍人曰

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

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

暑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髒箭之髒暑音瓜

呼報之師古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髒箭之髒暑音瓜

人榜痛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音步高反是

故朔逐韻而謝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劉敞曰若

以盆何怪乎不然蓋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

舍人故謂令在盆下之寄生為窠數大物在盆下小

物在孟下固可知也但當改前孟字為盆爾又

必生為芝菌形圓似窠數而云非寓木尤疎謬矣宋

寄曰呼報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鄧展

當作呼服音豹裘之納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舍人恚曰朔擅詆

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禮毀辱上問朔何故詆

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師古曰隱上曰隱

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烏哺音也

韋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為竇生而自聚曰雛師古

曰竇音口豆反○劉攽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

云狗穴竇也緣兩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

穴相重遂誤爾也豚鳥背也俛又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

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和韻之諧者令壺齟老

柏塗伊優亞狝吽牙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樞梨之樞

齟音側加反又音壯加反塗音五伊反齟音丈加反優音一朔曰

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也師古曰盛受物齟者齒不

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

為廷府塗者漸洳徑也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伊優

亞者辭未定也狝呌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

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

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也師古曰三伏之日詔賜從

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朔獨拔劍割肉謂其

同官曰伏日當蚤歸師古曰蚤請受賜即懷肉去大

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

何也劉敞曰而去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

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

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

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上笑曰使先

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

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

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以

祭宗廟也酎音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

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

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淳如

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騎射鹿豕狐兔手

格熊羆馳騫禾稼稻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杭其不黏者也音

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

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

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

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

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

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

也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徼遮繞也

常也徼音工鈞反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供共後迺

私置更衣師古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

自無之後傳田延年起至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

更衣師古曰宣曲宮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長

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於

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

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

曰舉計其數而爲簿籍也阿城師古曰阿城本秦阿城蓋屋以東宜

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

賈讀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

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

未為京北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吾丘壽王奏事

上大說稱善師古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遊

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驕

盜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

高也師古曰郎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

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鄠杜乎師古曰

左右內史則為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

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

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

以西服虔曰商與上維二縣也師厥壤肥饒漢興去

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

陸海也

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

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

盡其根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又有

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

師古曰芋

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蠶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

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鄴鎬之間號為土膏

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讀曰價

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

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

之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

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

囿之師古曰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師古曰驚蘇林曰又有深

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限也張晏

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無隄之輿謂天子故言輿也張晏

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隄音丁奚反劉敞曰不足

必有顛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

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

於宮中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

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逆盛意犯隆指

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星

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

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

主中階上下階為士庶人三公下階上星為男下階上星為女

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公下階上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

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



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以觀天此事故朔爲陳之○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

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

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

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慮尙帝女夷安

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

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曰驕醉殺主傅獄繫

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

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

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

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

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

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

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

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辭也古曰周書洪範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

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

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曰傳曰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

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取今

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

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

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

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

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

小便也○宋祁曰注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

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

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

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

音狡也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

馬御射師古曰計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

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

府掌金帛之藏○宋祁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

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安陵爰

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

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日身挾

大罪過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

何計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菡竹籍田如

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菡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菡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

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足下何不白主宿宮故宜獻此園○劉敞曰城改成長門長門在長安

獻長門園城東南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此

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

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

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

悅讀曰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

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

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

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師古曰請

○宋祁曰使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

景本作儀

賦也其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一日卒有不勝

洒掃之職音師古曰卒讀日碎洒先狗馬填溝壑竊有

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

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

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得獻觴上壽娛

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

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

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

曰為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

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徒跣頓首

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

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

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董君綠幘傅鞞

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韠形知射韠以縛左右手

於事便也師古曰綠憤賤人之服也傳著也韠即今

附之臂韠也傅讀曰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

辭謁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因叩

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賜衣冠上坐劉

殿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

不名稱為主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

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

國狗馬蹙鞠劍客輻奏師古曰蹙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

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

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戟殿下師古

立陞側師古曰辟戟而前曰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

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

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陞

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

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

為務師古曰右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

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

之大賊也師古曰射工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

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魅也宋祁曰

無也字末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

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奈何乎陛下

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

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

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

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

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

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豎貂自

非不愛其子猶何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

宮身之忍寡人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

皆復召不即反之明年公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

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公曰

我欲食婦人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

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數涕出曰嗟乎聖人

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

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扉三

葬不慶父死而魯國全師也古曰慶父魯桓公殺莊公

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管

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

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

內故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

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

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



師古曰趨讀曰趣  
未謂工商之業  
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

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

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足履革舄師古曰革

生皮也不用柔韋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劍師古曰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

蒲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又音莞及兵木無刃服虔曰

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

反粉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謂合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

義為準師古曰麗大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

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

被績屬師古曰績五綵也屬織毛宮人簪璫瑁垂珠

璣

音師古曰璣璣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璣反設戲車教

馳

音代瑁音味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逐飾文采鼓珍怪古藁字也撞萬石之鐘擊雷霆

之

鼓聲師古曰言其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

欲

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謂失農業也師古曰失農

下

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

應

勁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

推

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却走馬示不復用退師古曰却

馬

善走之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

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願陛下

留

意察之朔雖談笑發言可笑也談戲也談笑謂謝諂

並

諛諧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

位

朔皆教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教讀反上以朔口諧

辭

給給師古曰好作問之而師古曰故動作之嘗問朔曰

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

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

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

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

也人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軍

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

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

文王之子也為周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臯陶為大

理師古曰以其作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伊尹為少府

應劭曰伊尹善亨割大子贛使外國師古曰顏閔

為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子夏為太常師古曰益

也而應劭以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

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季路為執

金吾師古曰亦契為鴻臚應劭曰諸侯王治民鴻臚

前漢書卷六十五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關

臣也忠諫而死也私也伯夷為京北應劭曰帝曰伯夷汝

京北與太常同典管仲為馮翊居寄軍令於內政終

齋祀故令為之魯般為將作也師古曰班同巧仲山甫為

光祿官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申伯為太僕應

曰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也大延陵季子為水衡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即吳公子札百里奚為典屬國

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

禽也食采柳下諡曰惠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

以稱其貞潔故為大諡長秋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

有道如矢邦曰直道哉如矢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

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馮伯玉為太傅師古曰馮伯玉

古曰馮伯玉欲寡其過故令馮伯玉為太傅師古曰馮伯玉

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子父宋大夫也王慶忌為期門

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夏育為鼎官或曰夏育

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頭今以羽林為

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宋萬為式道候師古曰

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

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

兒音五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

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

倫皆辯知閔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先生自視何

與比哉師古曰何與朔對曰臣觀其齒牙樹頰胘

吐脣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頰下也音怡結股腳連

雕尻師古曰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

躬貌也蛇音禹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

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

器能用之如不及

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

時方外事

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

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

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

師古曰啁與讖同音竹交反

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

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

指意放蕩頗復談諧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

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澤都居也

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

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

不釋

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膺臆也釋廢置也

好學樂

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

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同

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兄弟東方

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

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

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得士者疆失

士者亡故談說行焉○宋祁曰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

珍寶克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

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連四海

之外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安於覆盂師古曰言動猶

運之掌至易也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

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

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

泉之下○宋祁曰疑作淵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

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宋祁曰當作募困於衣

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使蘇秦張

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

乎○宋祁曰常字當刪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

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中必

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

遠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

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

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

與致同敏勉也辟若鷺鷥飛且鳴矣師古曰鷺鷥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



其勤苦也辟讀曰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輟師古曰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

之匆匆而易其行師古曰謹議之聲師古曰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詩云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愆過也故曰水至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徒眾也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如說非也黈纁克耳所以塞聰為如淳曰黈音工苟反謂以玉

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填之縣也明有

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

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曰赦小

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枉而直之使自

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

度曲也索亦求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

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

獨居師古曰塊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

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

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耦

合也徒衆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

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

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

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也師古曰筦古筦字

瓢音來奚遙反以莛撞鐘文穎曰謂橐莛也豈能通其

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繇是觀之譬猶

鼃鮑之襲狗服虔曰音蹤劬如淳曰孤豚之咋虎師古曰

咋孤豚孤特之豚也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滅也耳

辭語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

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

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

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

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

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

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

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生進無

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

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顯也意者寡

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癸反吳

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

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談何言不可談何

容易

師古曰何不見寬容則事不易

夫談有悖於目拂

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也悖音弋歧反悖逆也拂違戾或

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

師古曰悖音弋歧反悖逆也拂違戾或

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

讀曰悅說非

上可以語上也

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先生試

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闕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

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

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

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而被以此罪也果紛然傷

於身蒙不辜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

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

及蜚廉惡來革等

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

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瑀琢刻鏤之

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瑀與彫同畫也務快耳目之欲

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阨國家為

虛師古曰阨積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辰太子傳此之謂也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曰悅說愉愉响响終無益

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則志士仁人

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

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則忤於邪主之

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故養壽命之士莫

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

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

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

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

師古曰懼

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

也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

師古曰解並此在鄒陽傳

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

賜清燕之閑寬和之色

師古曰閑讀也

發憤畢誠

師古曰畢

也盡圖盡安危揆度得失

師古曰圖謀盡計也

○上以

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

師古曰幾庶幾

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師古曰蒙

犯也

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

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

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以仁為始

褒有德祿

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

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

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  
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至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  
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倂  
古曰穆然靜思貌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  
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師古曰  
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  
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  
也音于萬反  
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  
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  
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  
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  
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  
讀曰蓄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

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

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

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

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

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

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謀

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

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

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朔古時也與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

說師古曰喜音于偽反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



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古師

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

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

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身師古曰容首陽為拙應

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下應劭曰老子為周柱

工是為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淳如

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也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

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朔之詼諧

逢占射覆曰此說非也逢占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師古其

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

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

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

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

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

皆類此著音直略反○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

珍做宋版印

洒掃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

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并如臣倂按許慎說文洒

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其灑字解云灑也

誤字灑也今校定此註合云灑音先禮反古文為灑掃

少灑也今校定此註合云灑音先禮反古文為灑掃

一灑也今校定此註合云灑音先禮反古文為灑掃

十七所蟹反音山鼓蓋傳寫脫

# 前漢書卷六十五

前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東方朔傳朔應聲輒對變詐筵出○筵當作鋒  
馳逐平樂觀○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

前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却

諸集書卷六十五卷臨

東文苑軒康集卷六十五卷臨  
面寫書卷六十五卷臨

前漢書卷六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列傳第三十六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

門反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

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

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

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

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

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

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窳師古後再以左將軍出定

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

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

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

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類也石慶雖

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

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鞏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

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

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

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賀

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

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

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

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

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

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

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久故云然也斜音弋奢

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

帝曰武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

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劉歆曰使人巫

字多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

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

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武五

子謚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

不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

倚舊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興美田已為舍人故云舊故

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成邊卒糧乏不能為方

計以益貨賂上流師古曰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故朕

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改也迺以邊為援內郡自作

車恩施為己名援也或曰以胡為援也使內郡自省作

車服虔曰詐令內郡自省作車轉古曰令郡自省減諸

也餘功用而作車又令耕者自轉以困農文穎曰自煩

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

呼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下吏妄賦

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獄

已正於理合屬上句獄其以涿郡太守屈鼂為左丞

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賢

人當拜為右丞相○宋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

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其

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鼂挺



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逃難故失印綬也是時上避暑

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

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

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

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

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楫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

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

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

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

子亦遣使者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

都官囚徒師古曰諸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

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

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鄂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宋祁曰持節發下別

兵本有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

人曰節有詐勿聽也以○劉敞曰遂斬如侯引騎入長

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

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權並音直孝反初漢節純

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

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

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師古曰毆與驅同凡數萬衆

至長樂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

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丞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

子軍敗南犇覆盜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頭第一門曰覆盜城門

杜一號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

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

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放也上聞而大怒

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

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

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

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

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

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稭侯孟康曰稭音姪在濟陰成

武亭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

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

徙之也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

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

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

橋師古曰祖者送行祭之因設宴飲焉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

請昌邑王為太子

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

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

何憂乎

師古曰如若也

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

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

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

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

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

載屈釐廚車以徇

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

要斬東市妻子

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

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

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

大族者也

千秋為高寢郎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

會衛太子為江充

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

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

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

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

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謂曰父子之間人

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

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

不移也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

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

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

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何人何以得為

也相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

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

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賞之師古曰賞寬縱也謂

其下亦同也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

後數公稱其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

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庶古師

往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迺與御史中二

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

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上報曰朕之不

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

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劉歆曰既云朕曰

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

咎師古曰言既往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

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

也師古曰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

以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

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

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

身遠近為蠱朕媿之其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

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謝告也書曰毋偏毋黨

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也毋有復言師古曰不許其更請後歲餘

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

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

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

曰道讀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未堪聽政

任王本作未堪○宋祁曰正文未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

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

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

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

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

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

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

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千秋為

相十二年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

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

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

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

權筭之利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筭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權解在昭紀○宋

俗從才者非伐其功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

霍光與上官桀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字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

陽令孟康曰故千乘縣也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



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

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

衣伏質師古曰質鑷也欲斬人皆反仰言曰使君顓殺

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今復斬

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

力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土戴反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

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

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脩治供張師古

曰供音居用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

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

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

宣帝師古曰與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

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

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

也○宋祁曰掩一作卡自訐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

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

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曰

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

也言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訐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

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

辭也音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敞夫人遽

從東箱師古曰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

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戮力

無決師古曰與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

延年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請奉大將軍教令遂

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諡曰敬侯

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

### 弟惲

惲字子幼師古曰惲音於粉反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郎

而常侍故謂之常侍騎也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

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

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

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

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

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

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或至

歲餘不得沐其豪富曰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

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

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

曰放音反憚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

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

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

於郎也○宋祁曰簿書給繑之長也別本給作餘無

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

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

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

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憚受

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  
數百萬死皆予憚憚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  
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憚居殿中廉絜無私

郎官稱公平然憚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也又性

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

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

敗師古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卽位拔

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先服虔曰兼行天子事

弋二反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秬侯御

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長樂非

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字也憚語富平侯張

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關折馬

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

壽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

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

全也

師古曰脛直貌也

我不能自保

師古曰言我尚不能活

真

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窠數者也

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

坐銜窠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窠數戴器也窠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俾自云今

之訟人亦於己有妨○宋祁曰正文數者也多也字

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

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

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 憚

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

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求朝故憚云不來 憚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

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

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也 畫人有堯舜禹湯

不稱而舉桀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

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

謂死滅也 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

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 古與今如一丘

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惓妄引亡國以誹謗

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

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也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

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

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矣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

天子祠在河東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

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右

見此事奏惓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

官名主戶衛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屬光祿也

也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惓幸

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惓語自

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惓尊曰不可惓

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惓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

之則我得罪至於毋泄暉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

曰勿使太僕聞暉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暉幸得列九

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

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託惡言師古曰

同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暉長

樂為庶人暉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

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

暉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暉宰相子少

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晻與暗同內懷不服

報會宗書曰暉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

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



以所不及師古曰蒙蔽也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

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古曰也言鄙

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默而

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語云顏回

爾志故憚引之○宋祁曰息乎疑作自守之義疑作之善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

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

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師古曰與曾不能以此時

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

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

空食祿也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

全軀說以忘罪

師古曰悅說

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

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勦力耕桑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師古曰充縣官之賦斂也

不意當復用此為

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

親

師古曰父至尊

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張晏曰喪不遇三年臣見放逐

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劉敞曰

臣之得罪

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酒自勞

師古曰魚炙肉也即今所謂燻也

家本秦也能

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拊缶

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而呼鳥

鳥

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壤叩缶彈箏搏髀而呼

其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

一頤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困倉

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

莖也音基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喪低印師古曰

古袖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

可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

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

栗師古曰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衆議皆相毀

也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

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故道

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故道

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今之尚安

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

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漂然皆

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

扶問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

舊壤

文穎曰昆夷之地也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

睹子之志矣

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

與我不同者也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師古曰旃之言當自

勉勵以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

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

憚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

師古曰杜延年

前以罪過出今徵

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

縣官不足為盡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

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

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

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

馬吏也有吏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

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

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

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

諫正憚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  
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  
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

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衆斂錢物為義

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盜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

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

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

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

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

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

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

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

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

俛僂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俛音常兩吏扶

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

選賢苟用可顯制者

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此

光聞之謂侍中

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師古

不選賢之眾語謂有

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

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

廣陵太守

師古曰屢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也

以高第入

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

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

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遣家丞出謝謝已

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

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  
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  
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  
爲左曹萬年嘗病命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  
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  
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譖  
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

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

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

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

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

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於是石

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曰

也音力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

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

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

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

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

法輒論輸府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宋以律程作司

空師古曰司空為地白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

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音其炎反鉗音第輒加罪

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自絞死

者歲數百千人久者蠱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

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

師古曰調奢侈王食師古曰玉食也然操持掾史師古曰操

千高反音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



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勅也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

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曰懣音之涉反

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

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

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

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

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

屬官咸皆鈎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鈎音工候反沒入辜權財物

師古曰辜罪也權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鈎盾掖庭官吏舉

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

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

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弃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帝紀螫式亦

反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

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  
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  
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雅字兄昌字次卿亦

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  
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  
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  
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  
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

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師古曰酒權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

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

夫弘羊以為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

可廢也師古曰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

時汝南桓寬次公師古曰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

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

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亦欲以

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觀公

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

也故寬引聞汝南朱生言宋祁曰朱當此之時英俊並

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

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

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辯者騁其辭斷斷

焉行行焉師古曰貌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

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

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

橋讀與橋同其字從手前漢書卷六十六列傳

彬文章貌也音彼曼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

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

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

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

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處非其位

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師古曰性生也謂與

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

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无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彼哉彼哉師古曰

日論語云或問于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者無足稱也若夫丞相御史兩府

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

以說其上師古曰說讀曰悅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

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才器小不足以數

也。管音所交反。噫音選。音先。阮反。噫音於其反。

# 前漢書卷六十六

前漢書卷六十六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珍做宋版印

爾雅書卷六十六

爾雅書卷六十六

前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劉屈氂傳封左丞相爲澎侯注晉灼曰東海縣○臣  
召南按地理志東海郡無澎縣

侍郎莽通○莽通武紀作馬通本姓馬也後漢明德  
皇后惡其先人有反者易其姓爲莽見孟康注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顧炎武曰以書中有  
君父送終語

陳萬年傳方進奏歸咸故郡○胡三省曰後書陳寵  
傳寵之曾祖陳咸不仕莽世雖亦居沛各是一人  
鄭弘傳坐與京房論議免○臣召南按公卿表弘以  
永光二年爲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殺據京房傳  
但言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弘言之弘坐免爲庶人  
與此傳合表云自殺誤也

前漢書卷六十六考證